

40

南通县志资料

第六辑

89

226300



南通县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1005121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江苏省南通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年12月

主 编 沈友白 庄 旻 余学广
编 校 徐汉清
封面篆刻 朱问渔
封面设计 蒋祯祺



南通县文史资料第六辑
苏通出准字(90)第1号
成本费每册 2.50元
印 数 1~3000册
南通县八一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革命风云 ·

明末清初的通州农民起义……………陆丰机(1)

回忆通海独立营的战斗片断

 和海西区的反“清剿”斗争……………姜 杰(4)

摧不垮打不烂的战时交通线……………高志华(12)

在刺探敌情中与敌探周旋……………肖 星(17)

忆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县的财经工作……………苏 坚(20)

我被国民党军队逮捕的经过……………陆国泰(23)

睹史院平暴始末……………吴瑞清 口述
 戴 礼 整理(30)

回忆兴仁镇解放的一天……………朱章民(35)

南通市封闭妓院亲历记……………曹汉宸(37)

• 人物春秋 •

陈毅元帅轶事……………张 复(52)

“生日在扬州”

——追记谢觉哉老人避寿轶事……………张 复(56)

怀念季老……………张英杰(60)

周家禄先生传略……………顾文潜(67)

江谦居士生平纪略……………丁国瑞(77)

美籍华裔左翼作家蒋希曾的青年时代……………周建民(80)

从“淡远楼”想到费范九先生……………沈镜湖(90)

单学优烈士传略……………钱明樵(95)

沉痛悼念黄志成……………施 谦(99)

金沙小学创始人顾鸿闾勤学苦读二三事…… 邱明樵 (102)

“东篱花神”

——忆金沙著名画菊家艺菊家张葵…… 马长啸 (106)

我所知道的张泽霖先生…… 曹汉宸 (109)

姜灶镇兴学的先行者

——沈氏父子敬夫、鹿芹…… 陈建荣 (113)

悼念二哥李卓哉…… 李秀升 (119)

· 工商经济 ·

刘桥三泰和兴衰史…… 刘善初 (122)

· 建设史话 ·

平潮镇西被二闸和三闸建造经过…… 沈连元 朱鹤鸣 (132)

同乐镇建镇记…… 朱俭之 季永蕃 (135)

喜见县长赤脚来

——忆解放初防汛抗灾片断…… 黄 充 (139)

· 文化教育 ·

忆《南通报》…… 鞠 盛 (142)

参与改造乡村教育的实践

——忆早年就读于南通县立乡村师范的情

况…… 张保丰 (148)

农民教育四十年…… 黄圣高 徐志华 (157)

南通县实验小学简介…… 群实言 (170)

在县越剧团工作的片断回忆…… 陈 震 (177)

· 宗教· 寺庙 ·

古老的三禅广惠寺…… 葛谨言 (182)

金沙佛教居士林始末…… 季 子 (185)

二甲香光寺沉浮记…… 陈宗杰 张文奎 (189)

余西大悲殿追记 曹玉麟 (197)

• 陈迹拾录 •

抗日战争前夕中统在南通的活动 ... 蔡麟卿 张德云 (201)

记日寇火烧东社一条街的罪行 曹颂康 曹海泉 (214)

鸦片害了单麻子桥人 徐达文 (216)

• 读者·作者·编者 •

对《南通县文史资料》第三、四辑的补正 (220)

读者反映 (222)

明末清初的通州农民起义

陆 丰 机

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是壮丽的史诗，而那时的通州农民起义则是史诗中动人心弦的篇章。

明崇祯三年（1630年），饱受地主、豪绅和官府压榨的通州农民，出于求生的愿望，趁满州军队第一次入关，兵临京畿永平、遵化等地，京师戒严，狼山副总兵王扬德领兵入京，通州防务空虚之机，揭竿而起。起义农民在首领明铎、汤槐、杨茂、史文龙、苏如式等人的领导下，提出“报怨仇”的革命口号，打入通州城，焚烧了80余家“士人”的宅第，并分走了财物。可是，不久王扬德回师通州，扑灭了这次通州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明铎等牺牲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

通州的农民起义并不因上一次的受挫而停止。崇祯十七年（1644年），通州传来了北京之变（指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消息，通州农民起义的烈火在明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再度点燃。起义者高举义旗，在通州各地惩治劣绅、酷吏。狼山镇将蔡忠又用血腥的镇压，使不少起义者倒在血泊之中。

有关的地方志中也说，通州的农民起义是由于“诸绅士”“激变”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不反则不能生存。可见，当时通州农民蒙受深重的政治灾难，是举行起义的根本原因。

清顺治二年（1645年），辽东人李乔为清朝首任通州知

州。有着强烈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通州农民起义军便把斗争矛头直指这个代表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府的通州最高统治者。于这年的阴历闰六月十六日，起义军在明铎、苏如式的继起者明万里和苏如徽的带领下又一次攻进通州城，杀掉了李乔。半个月后，清朝大兵临境，苏、明遇难，继任知州唐虞泰又用“阴为调护”的毒辣手段，软化起义者，通州暂时趋于平静。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个规律永远在起着作用。顺治十年（1653年），胶州发生兵变，两淮地区的诸路兵马奉檄赴山东平叛，通州又告虚单。这时，一次更大的农民起义的暴风雨又在孕育之中了。原先隐姓埋名于通州北乡的周应龙、王鼎，计划发动起义，业已联络了通州各盐场的灶丁和因江坍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预备由江上策应。不意于官兵巡防中涓、王被捕，举事计划败露，起义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

是年的阴历七月二十日夜，江上的起义军由任港登陆，直逼城西盐仓。狼山守备韩可桂闻报领兵驰至。经过激战，义军中徐文、周显等九人被擒。另外还有一支由3000多盐民组成的起义队伍，集结在城东江家场，官兵不敢逼近。这支起义军继阴历七月二十日之后，于二十五日夜，由毛心泉、金字带领，头缠白布，直抵东门城外，驾起云梯奋勇攻城。另一路人马由城东北黄泥口沿城河向西门疾进。韩可桂闻警飞马堵截，激战在一瞬间展开。这时，锋鏖交加，杀声震天。由于起义军武器低劣，加之缺乏实战经验，牺牲者在血肉横飞中增加。最后，起义军只好退据西门吊桥，以长矛拒败。

这时，天已拂晓，攻入东门的起义军前来助战，一时鏖战又起。不意城内的官军以夹击之势蜂拥而至，起义军逐渐不支，壮士们虽奋不顾身，但伤亡者枕藉，城河为起义者的鲜血所染红。终因伤亡过重，起义军被迫撤走。

后来，通州官府用“招抚”和屠杀的反革命两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通州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封建统治者还刻了个所谓《狼山左辖韩将军平贼碑》竖在狼山上。碑文颠倒黑白，对通州农民起义肆意攻击诬蔑，对镇压起义的剑子手大加歌“功”颂“德”。碑文里还总结“平贼”经验，认为“招抚愚蒙”是“制胜之道”，而“畏威怀德”才能取得“乐效”。其实反动统治者使用的两手，也从反面教育了起义者，既要勇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无论反动统治者玩弄什么手法，仍逃脱不了必然被推翻的命运。

（注：本文根据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十二《军政志》及卷二十一《艺文志下》，《州乘资》卷三《宦迹》有关内容写成。）

回忆通海独立营的战斗片断

和海西区的反“清剿”斗争

姜 杰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遭到解放区军民的有力反击。苏中解放区军民自7月13日至8月27日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前后消灭蒋军汤恩伯部7个整旅（即7个师）之多，俘敌5万以上和缴获大量美式装备。我解放军主力部队在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以后，实行了战略转移，主动北撤。国民党军队向坚持在敌后的军民残酷地进行“清剿”，如皋、南通、启东、海门一线是敌人在苏北南线“清剿”的重点，蒋军在保安团的配合下，网罗一切反动地主、富农、恶霸和地痞流氓、社会渣滓组织还乡团、自卫队，据点遍布，碉堡林立，轮番“扫荡”，逐块“清剿”、“兜剿”、梳篦搜索，到处烧杀，扒田倒租，并实行保甲制，逐区逐乡建立起顽区乡保政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着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光荣传统的通海地区、包括海西区的全体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组建通海独立营

通海地区南临长江，西抵南通狼山，东至海门三厂，北临老运河，中间横贯着一条通启公路。它地处上海侧翼，是一小块战略区。这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主要农产品是元麦、小麦、蚕豆、高粱、玉米、黄豆，薄荷、黄麻是该区的

特产。通海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早在 1929~1930 年，我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打击过国民党反动政权。抗战开始，日寇侵占了海门茅镇后，人民燃起了抗日的烽火。那时的政权掌握在国民党、地主豪绅和土匪头子手里，他们的军队游而不击，到处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恨之入骨。1940年，新四军东进，派江海支队南下通海，打垮了不打日军、只欺百姓的国民党顽固部队，打开了通海地区的抗日局面，并胜利地坚持到日寇投降。1946年秋，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通海地区即转入敌后。为了坚持通海的武装斗争，1946年11月，中共南通县委决定组建通海独立营。

通海独立营组建时，营长是张平山同志。我也奉调从南通县警卫团二营转到独立营任教导员。这支部队是由紫琅区队、汇通区队合编组成。这个营拥有两个连的兵力。在蒋军向通中大举进犯时，南通警卫团来到了通海，支援通海独立营，准备打几仗，以牵制向通中进攻的敌人。我们通海独立营首先攻打三圩头，打了一夜，没有打下，第二天早晨就撤退。第二仗打三和镇，围攻了一夜，虽然对敌人有所杀伤，但没有攻下据点，我们也有一些伤亡。这两仗为什么没有得手？从主观上说，我们这个营新战士多，缺乏战术训练，又没有攻坚战斗的经验，而且武器简陋，弹药不多。从客观上说，蒋军的武器好，弹药足，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四面有几道壕沟。不久，蒋军又以主力一部奔袭通海。县团星夜渡过运河，向通中转移了。接着，通海独立营面对优势的顽军，在杨腊子桥战斗中失利，副营长张铁叛变投敌，部队只剩下两个班的战士。根据九地委指示，独立营的两个班编入东南警卫团一连，同时宣布撤销通海独立营。由于我们独立营几个

仗没有打好，敌人更加疯狂，整个通海的对敌斗争也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局面。值得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训是：首先，党内党外与干部群众中所进行的反顽斗争的动员工作不够深入，“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不足，以致当时在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产生了“主力北撤，难以坚持”的思想顾虑。同时，在备战工作上、组织建设上，由于地方骨干大多带头参军，选拔了大量的贫雇农出身的新干部担任区、乡领导工作，加上某些区、乡领导干部对抗日民族斗争转变为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不足，以为日伪“清乡”都给我们打垮了，国民党还乡团又有什么了不起，以民族斗争的一套办法来对付更加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当顽军主力向我通海压过来，大批逃亡地主富农武装“还乡”，枪杀、镇压翻身农民，扒田倒租，进行封建复辟时，我基层政权除少数坚持斗争外，有的被迫转入地下，有的惊慌失措，离开岗位去打埋伏了；也有少数乡村干部向敌人自首。我们在农村的阵地，几乎全部失去。敌人的乡公所和自卫队，公开挂牌住到乡下来了。敌人在通海地区，一时极度嚣张。

在此困难情况下，为了恢复通海地区的战斗阵地，九地委指示成立了通海工委，由张绍仪担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张平山、宋子平（后动摇逃跑），并调整了区、乡组织。又把一些暂时打埋伏的同志和被敌人打散的同志找了回来，组织了武工队，插到区、乡，同少数仍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同志汇合起来，个别串联，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民兵，进行锄奸，打击土顽，逐步开展恢复工作。

在海西区坚持反“清剿”斗争

华中九地委鉴于南通县委对通海区领导不便（因通海同通中之间不仅有一条运河封锁线，还有一条海界河封锁线），决定把通海区划给东南县委领导。东南县委委派张平山同志任海西区区委书记，我任区长。区委委员有茅锡堂、季瑞祥、陆耀、顾国民（外号顾大头）和我。

海西区辖海门与三厂四周的一片，抗战时期是个老伪化区。日本投降以后为国民党军所占领，区内的青龙港、三厂、常乐镇、长兴镇、四甲坝，均驻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和保安队。西部的朝阳镇、坝头镇也是据点。坝头镇的顽德胜乡长汪志辉，日夜妄图搞掉我们。从青龙港向北，有一条南北公路与大河平行，直通四甲坝。往北沿海界河和运河各集镇都有顽军设立的据点，构成了对我海西区的封锁网。只有连元镇、张家镇附近的一小片地区，我们虽可隐蔽地进行活动，但也很困难。反顽斗争初期，当地有个大地主徐宝荣，是顽一区区长，对我们怀有刻骨仇恨，他手下一股顽匪经常下乡捕捉我基层干部与群众，我们曾遭受到一些损失。

为了打开海西地区的斗争局面，在反“清剿”斗争之初，东南警卫团曾派来一个连，配合我海西区队数次寻找机会，以打击与消灭徐宝荣顽匪，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我们在连元镇伏击成功，俘获了徐宝荣的大部份人枪，并将徐宝荣击毙。

嗣后，海西区委根据斗争需要与地形条件，划了两个联防区，由区委书记张平山和季瑞祥、陆耀等人组成一个武工组，在连元镇、天旺镇、八字桥一带的几个乡活动；我和茅锡堂、顾国民及通讯员张明德几个人组成一个武工组，在扶

皮镇、张家镇、长兴镇、常乐镇和三厂之间活动。其余少数乡干有时配合武工组一起活动，有时个别活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锄奸工作。

1947年，敌人对我区反复“清剿”、“兜剿”。海门、三厂、常乐、长兴、朝阳、坝头等镇的敌人，互相配合，往往在拂晓出来对我中心区张家镇、连元镇一带合击。他们封锁住四周河流、道路、桥梁，由还乡团带路一个埭一个埭地挨家搜索，并且威胁群众指认民兵和武工队员。对可疑而可能为我躲藏的草堆即用刺刀戳戳；对可疑或可能挖地洞的虚土即用杆子杆杆；对沟边芦苇以及屋角、床底搜查时也从不过放。有时敌人还故意虚张声势，大喊大叫“看到了，快出来”，并鸣枪警告。当时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我们晚上活动必经的主要道路上，敌人布置了许多伏击圈，企图截击我们，并利用一些敌对阶级分子作暗探，刺探我们活动的情况，组织便衣短枪队，随时追捕我们。为了威胁群众，不让我们宿营，敌人晚上常冒充我军喊群众开门借宿。凡是开了门的群众，就以“通新四军罪”捉去坐牢，或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或是被敲诈勒索，弄得倾家荡产。地主还乡团整天带领顽自卫队扒田倒租，摊捐派税，敲诈勒索。整个海西区一片白色恐怖，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黑云压城、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用隐蔽的方法斗争，先站住脚跟，然后逐步用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民兵，发动群众，控制两面派顽乡、保长等方式，来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

在斗争方法上，一开始，我们拣政治上可靠的基 本 群众，晚上宿在他家里，白天隐蔽在附近，群众千方百计地掩

护我们。晚上再出来个别串连，了解情况，秘密组织民兵。在“清剿”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躲在群众家的夹墙里、两屋之间的小弄里，前头堆上柴草。另一个隐蔽方法是，在可靠群众的宅后边、竹园里和羊棚边挖地洞，碰到情况十分危急、万不得已时，就钻地洞。

为了避开敌人晚上伏击，当听到一片狗吠声时，估计敌人出洞了，我们暂时不走，即使走，也是大路不走走小路，有时小路也不走，专走田中心和田埂。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遇到河沟就脱掉衣服游过去，或者赤脚涉过去。在天寒地冻、寒风刺骨时，冻得浑身瑟瑟发抖，但同志们毫不畏缩。

针对敌人疯狂搜捕“清剿”的情况，我们武工队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即敌人到我中心区破坏，我们就到敌人的中心区或据点近旁活动。有一次，我和顾国民等插到三厂以南的青龙港一带，一夜功夫用锅灰涂了几个保的一些门牌户口，贴了标语，散发了传单，打枪骚扰敌自卫队的驻地，镇压了一个特别反动的顽保长。又有一次，东南警卫团派了一支有六七人的飞行队（短枪队），带了汤姆式冲锋枪2挺，插入海西区，在猛将庙旁边的俞家宅配合我们伏击了顽乡长陆仁信和他的自卫队，俘敌3名，缴盒枪1支，步枪数支。还枪决了叛徒高朝福，写信警告了顽区长沈尔阁。但这一次没有抓到陆仁信，被他扑河逃掉了。接着，我们又到长兴镇据点附近，抓到了叛徒宋××（名字已忘），将其枪决在张家镇。

我们在镇压首恶的同时，对一些胁从的顽保长，则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劝告他们不做坏事，加以分化瓦解。有争

取条件的，即作为两面派利用。其中也有少数人曾掩护过我们，给我们送过情报，但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捕杀了3个。

敌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群众怨声载道。我们曾在思源乡物色了一些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团结群众，向顽区公所、顽县长告状请愿，集体抗捐抗粮，并取得了胜利，也教育与鼓舞了群众。

坚决镇压扒田倒租的反动地主富农，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我们针锋相对，在长安、思源、新民乡一夜间喊了几十个地主、富农开会，宣传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形势，明确指出扒田倒租是违法的，宣讲了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只要不扒田倒租，不和敌人勾搭，不向敌方报告我方干部活动情况，我们一律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为了杀一儆百，将民愤极大的杨大眼和一个扒田倒租的反动地主分子王××（女）当场执行枪决，从而刹住了扒田倒租风，振奋、鼓舞了翻身农民的斗争情绪。

1947年3月，我军第一次攻克三余镇以后，各兄弟区的游击队与县团，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顾国民带领的一支游击队也有了发展，上级还发给他们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打了几次小胜仗，海西区敌人的气焰也有所收敛了，我们能够公开活动了，群众暗中高兴地奔走相告：“新四军没有走”，“顾大头没有走”，“江北区长（指我）没有走”。

斗争形势逐步好转以后，地委决定通海区仍划归南通县委领导，海西区划归东南县委领导，我调离海西区，回到南通县金汇区工作。

在海西区的反“清剿”斗争中，我们是付出代价、牺牲

了不少同志的。如区委书记张平山，在1947年夏秋的一天，已是下午4点钟左右了，我们区委的几个同志在张家镇与长兴镇之间的杨家标宅的树荫底下开碰头会。我和茅锡堂、张平山3人坐在一条凳子上，我正在拿着一个小本子汇报工作，从长兴镇出动来的顽军便衣队突然窜到了杨家宅，从高粱地里冒出来，离我们只有丈把远，为首的是顽乡长严正芳，他手持盒枪，对准我们喊：“不准动！”我仓促间回击了一枪，和茅锡堂迅速向西撤，而张平山同志却被敌人击中，当场牺牲。张平山同志是如东县人，1940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掌握政策稳，同群众关系密切。他牺牲后，当地政府把他牺牲的地点长安乡改为平山乡（现在属海门县）。

又如长安乡乡长吴金贵同志，农民出身，共产党员，为人老实，斗争坚决，病中被敌人抓去，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在张家镇的一条桥边。他牺牲的地点，后来改为金贵桥、金贵村。乡民兵队长毛连锁同志也被敌人逮捕枪杀。

再如季瑞祥同志，出身贫农，在反顽斗争中，和张平山同志同在一个武工组。他群众关系好，斗争中讲究策略，《江海报》上曾刊登过他的事迹。1948年他在连元镇同新民乡顽自卫队遭遇，经过顽强抵抗，不幸牺牲。现在海门县的瑞祥乡，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

我每想到许多牺牲的同志，想到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真是激动不已！我作为一个幸存者，虽已离休，但仍要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遵循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十三大四中全会精神，为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